



最近,我市文学界有一桩盛事:作家侯建臣、刘向莲(陈年)凭借作品《点点白的俏鞋子》《归家》分获“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之儿童文学奖和中篇小说奖。今天,我们在祝贺他们的同时,听听他们对自己以及获奖作品有什么想说的话——



文字与我的心灵之旅

□ 侯建臣

2016年的夏天,接到鲁迅文学院的通知,我被鲁迅文学院录取,参加第30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这一届是儿童文学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具有了一定成绩的作者,经常能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全国的报刊上看到大家的名字,有好多

人获得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等全国大奖。

学习期间,突然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山西希望出版社一位领导跟我约稿。接完了电话,躺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那一栋六层小楼的602室,我彻夜难眠。

那几天,望着北京的夜空,听着玉兰花盛开、银杏果落地的声音,品着那棵高大柿子树上只剩下两个柿子的窃窃私语,想着同学们蓬勃的创作热情,我决定马上提起自己的笔。那一段时间是北京一年里难得的晴朗日子,天空的蓝意外强大地吞噬了平日里那灰蒙蒙的霾。阳光从云彩里钻出来,在树枝上跳舞,在玻璃里做鬼脸,在鸽子的脊背上弹吉他,在风的翅膀上荡秋千;还有的似是娇惯久了的,用长长的胳膊吊在太阳的脖子上,也不唱也不跳,懒洋洋地做着又一个又一个梦。看着这一切,曾经在脑子里绕了好多次的一个形象或者若干个形象跳了出来,那是《点点白的俏鞋子》的雏形。

《点点白的俏鞋子》是一篇关于爱与关怀的作品,全篇五万多字,写了太阳的女儿点点白丢失鞋子、寻找鞋子的全过程。黑暗之魅偷走了点点白的俏鞋子,一心想把点点白和她的姐妹们变成自己的奴隶,让黑暗统治宇宙。在朋友唏哩吧啦星、绿皮车、闪闪金鸦、皮皮风的帮助下,点点白开始了寻找俏鞋子之旅。这些朋友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和故事,长相奇特,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点点白一开始是个任性的太阳女孩,但在朋友们帮助她寻找俏鞋子的过程中,她逐渐懂得了理解和包容别人。而黑暗之魅其实也并不坏,只是他被孤独之魔控制了,最后他发出了“我想跟你们做朋友”的声音。

这部作品通篇充满奇幻色彩,语言尽量幽默风趣,想象也比较丰富。写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愉悦的。完成作品的那一刻,像一个儿童得到了意外的鼓励,我兴奋地与作品里的小朋友们以心灵交流的方式“载歌载舞”起来。

赵树理文学奖评委对《点点白的俏鞋子》的评语:是一部以童话手法寄寓成长之思的长篇童话,作品以虚拟的形象与开阔的想象,承载了以光明战胜黑暗、于困境中历经考验,并最终达成心灵成长的主旨意蕴,具有童心关怀的情感温度。作品在“幻想”与“故事”之余,以一幅互帮互助的生灵群像,指向了人性中始终应当追寻的真、善、美。

在我若干年的感觉里,所有的文字都是生动、鲜活的。与我以前完成任何一件作品一样,在与《点点白的俏鞋子》中那些文字的“游戏”中,我与它们又完

成了一次愉快的心灵之旅。

我从小似乎就是一个胆小且内向的人,家里来了人,也不敢上前大大方方地说一声“您好!”或者“您来了?”之类的话,只躲得远远的,生怕被人看到了的样子。被大人叫出来给人介绍,我可能会满脸通红或者出一身汗,恨不得马上躲到门背后。这还不算,我似乎就没有在爹妈跟前撒过娇,也很少或者似乎就没有跟他们有过亲昵的表达。后来到了社会之上,似乎多少豁达了一些,但别人看到的更多是表象,从骨子里来说,我还应该是一个内向的人。

内向的人心里多少有一些恐惧感,恐惧什么?好像是人,但又不全是;好像是某些场面,但也不确定。但有一点,每一个内向的人,肯定有他自己一个独特的能让自己舒展、自信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就是文字世界。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是洒脱的,也是自信的,且是阳光般发着光的。在这个世界里,我是我的王,我是我的神,我是我的一切。

在文字世界里,我的文字们先后登上了《小说选刊》《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黄河》《山西文学》《阳光》《山东文学》《北方文学》《星火》《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都市》《佛山文艺》《鹿鸣》《当代小说》《短篇小说》《红豆》《读者》《意林》《文苑》等全国数十家杂志,这些文字让我与之越来越亲近,也越来越默契。

现实生活中,我喜欢旅行。比如一口气登上梵净山的红云金顶和老金顶;再比如从长城的某一个地方出发,我会踩着那些长城边上古老的泥土一直走到同样古老的月亮挂在树梢之上。

而对文字的喜爱,让我总能从对不同文字的不断排列组合中,感受到一种满足什么之后的快感;同时,每完成了一件叫做文学的东西,我就感觉是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旅行。

这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是一次旅行,而下一站的旅程,似乎已经在前方等着我了。

作者简介

侯建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0届高研班学员,大同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大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先后在《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小说选刊》《杂文选刊》《读者》《鹿鸣》《经典美文》《黄河》《山西文学》《山东文学》《北方文学》《星火》《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发表过文学作品多篇。有部分作品入选中高考试卷以及各种年选作品集。出版《边走边呼》《走着去一个叫电影院的地方》《乱炖》等散文集。

《归家》的故事

□ 陈年



《归家》的故事源于我的姥姥。姥姥是童养媳,娘家人除了一个远在丹东的哥哥,便没有任何的亲人。母亲每年冬闲时,都会把姥姥接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姥姥个子不高,齐耳的短发,鬓角边别两个黑色的卡子,算是装饰品,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她的脸上总是挂着谦逊的笑,就是对我们小孩子也是笑着。

当我大些,知道了童养媳的来由,觉得姥姥太可怜了。我和姥姥很亲,常喜欢躺在她身边听她讲故事。姥姥的爹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娘吞了大烟土,她和舅姥爷一夜间成了孤儿。家里的亲戚看这两个孩子可怜,把姥姥送到杨镇当童养媳,舅姥爷送到铜匠铺当学徒。兄妹俩就这么活生生分开了,哥哥心疼妹妹,每年的端午节跑到杨镇见妹妹一面。后来浑州城发大水,铜匠铺没了,舅姥爷就当了解放军,一走几年,再后来跟着部队去了朝鲜。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浑州,而是留在了丹东,转业参加工作,在当地娶妻生子。浑州——丹东几千里路,山高水远路途遥遥,舅姥爷几十年都没有回来过。

舅姥爷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却是姥姥家的希望,家里遇到过不去的坎儿,给丹东写一封信,过几天就会收到一笔汇款。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舅姥爷还给家里寄过吃的,我三个舅舅结婚时,都收到过他寄来的钱。

1995年舅姥爷退休后回来过一次,那时我在外地工作,没有赶上家庭大聚会,只见到他们的合影。舅姥爷站在姥姥的身边,两个人眉眼间很相似。

2008年姥姥去世,舅姥爷从丹东回来,老泪横流。原以为自此以后他和浑州的联系就断了。没想到2013年舅姥爷回故乡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先把老伴的骨灰从丹东带了回来,说百年后他也要回到浑州,守着家乡,守着离去的亲人。

老人身板硬朗,说话声音洪亮。只是出去多年,他已经忘了浑州话怎么说。他讲一口不纯的普通话,既不是丹东话,也不是山西话。我邀请老人去我家做客,老人欣然同意。本想打一辆车,老人却执意要坐公交。晚上我包了饺子,熬了绿豆粥。我和孩子说,老舅姥爷是上过朝鲜战场的。孩子一晚上都围着老人,听他讲打仗的事。为了切掉我方的后勤供给,美国人的飞机除了扔炸弹还往公路洒铁钉子,他们就拿着大扫帚扫钉子,飞机每时每刻都在头顶上飞旋,身边不时有战友牺牲……我看着老人,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但眼神是坚定的。那一回老人竟然还给我和孩子都包了见面礼。

2015年舅姥爷又回到大同,同样还是住在母亲那里。那一次明显感到他老了,手打颤脚打晃,不过他还是不让我们送他去火车站,他说一个人能行,那是最后一次回来,2018年老人患病去世。

老人去世后,又发生一件事,孩子们送他骨灰回浑州,才发现舅姥爷的骨灰竟然丢失。我们大家都哭,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二姨只好安慰舅姥爷的几个孩子,老两口的魂早已经在地下相会了。

2020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我从网上看到一些珍贵的影像照片。那段远去的岁月在我面前渐渐清晰起来。这也是我动笔的原因。我想为那个时代,为那一代老兵,为我的舅姥爷写点什么。

当我决定把姥姥和舅姥爷的故事写出来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没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既没有在乡下生活过,更没有军队战场的经验。姥姥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对我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且两位主人公都已经去世,我记忆里只有姥姥讲过的故事片段,很多场景人物无法求证。还有舅姥爷的故事,他是一个志愿老兵,可当年战场的事,他讲得并不多。他是炊事兵,并没有上过战场,除了特殊情况基本是在大后方,真刀真枪和敌人正面接触并没有,而小说中是要有一些战斗场面的。那段时间我看了大量的抗美援朝的纪录片,收集整理志愿军老兵的文字资料来补充材料的不足。

这个小说有8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写,必定情节拖沓,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我用了双线索:一条是以舅姥爷回乡为线索,现实和回忆交织展开,既有当年王家的生活片段,也有战场的兄弟情生死故事。另一条是由苏红来讲述,采用的是第三视角,由她来讲姥姥家各个人物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两条线,可是他们的讲述在一些事件上、人物和时间上会有交集,而且两条线相交以后,又沿着各自的轨迹延伸。

在小说中我还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如果只是姥姥和舅姥爷的家族故事显得有些单薄,我加入了另一个虚构人物——新赞。小说中身为哥哥的主人公仙展已经牺牲在战场上,这么多年同是孤儿身份的新赞一直以仙展的名义接济照顾如意妹妹一家。88岁时,老人自觉日子不多,为了帮战友实现当年给妹妹许下的愿望,踏上归家之路。

现在回头再看这部小说,还是有小瑕疵的。篇幅的原因,有些故事情节没有完全展开,新赞这个人物还不够丰满,也许它应该是一部长篇的体量。

作者简介

陈年,本名刘向莲,先后在《天涯》《西湖》《芳草》《长城》《山花》《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多篇作品收入全国年选。出版小说集《给我一支枪》《小烟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乌金文学奖、阳光文学文学奖、全国打工文学奖,以及本次赵树理文学奖之中篇小说奖。